武經總要

二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一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一

新集可擊 擊未集附　半濟可擊

飢渴可擊　心怖可擊

奔走可擊　氣衰可擊

糧盡可擊 糧道不繼必遁附　不得地利可擊

天時不順可擊　不暇可擊

不戒可擊　将離部伍可擊

撓亂可擊　陣久力疲必敗

攻不整　敵無固志可擊

擊不備　出不意

大陣動可敗　擊未成列

新集可擊擊未集附

蜀劉先主遣吳蘭屯下辯曹操遣屬鋒将軍曹洪禦之

以曹休為騎都尉蜀主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蜀實斷道宜及未集擊蘭蘭破飛自走矣從之進兵擊蘭破之飛果走

後漢曹操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矣劉備人傑也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振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為相關侯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也令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一月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又問𧡟曰今尚可擊否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齊高歡伐西魏至許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名其兵皆未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令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

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為陣李弼為左拒趙貴為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師至望見泰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泰乃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絕其軍為二遂大敗之

太宗時命李靖為西海行軍大總管討吐谷渾伏羌以侯君集及任成王道宗並為之副使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

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鋭輕賫深入道宗追及伏羌之衆於庫山破之伏羌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且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尅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

本朝太宗征太原時節度使何繼筠把石嶺關大戎來援繼筠率數千騎禦之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擊之虜衆大潰追奔數十里

太祖親征澤潞車駕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朝于行在召拱與語拱曰李筠逆節久露兵勢漸成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平之必矣或稽浹旬恐賊鋒銳難為力矣筠在澤州五月戊辰王師薄其城下癸酉拔其城

半濟可擊

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也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宋公違之故敗）

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水名）将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若使先濟者知免

後者慕之蔑有闘心矣故半渡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音誓五戰及郢奔食食者奔而不陣

項羽引兵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乃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後漢末黄巾賊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

萬餘級棄重車數萬兩奔走渡河瓚曰因其半濟
薄之賊徒大破死者三萬

魏將郭淮在漢中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以衆寡
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
以剉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渡而
後可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

魏鍾繇都督關中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
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兵衆甚

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縣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志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援剛愎好勝必輕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剋也援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隋煬帝征高麗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乙丈

文德偽降請述還師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
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
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將
士犇還一日一夜至鴨緑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
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
人矣

唐武德初羅藝為幽州總管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藝
將逆戰薛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戰百鬬百敗

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師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銳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必敗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本朝石保興為銀夏都巡檢使嘗巡黑水河戎人知之以數千騎邀戰保興所部不滿三千賊恃衆據險渡河求戰保興分短兵伏於河滸候戎師半渡即發之疾戰大有斬獲

飢渴可擊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將張郃督諸軍拒之亮將馬謖於街亭依南山下據城郃絶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蘭州大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洛皎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飢弊縱擊大破之

唐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頓兵武牢登高丘觀之謂諸將曰賊未見大敵今渡險

而嚚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太宗曰可擊矣乃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所向披靡生擒建德

心怖可擊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恟懼（至曹人墓也恟懼恐懼聲也兇音吁勇反）晉因其恟懼攻之遂入曹

鄧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後實者今因平蜀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徐緩之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會艾誅不果行

晉師伐吳杜預遣牙門將周旨等率騎兵八百汎舟渡江襲樂鄉多張旂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督將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皆

飛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萬餘口

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抜秪困我師吾欲蓄鋭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由内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只可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彭模之後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

兵相持彼知虛實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從之城守相次瓦解

唐貞觀中突厥離叛將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總管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知之令間諜離其腹心進擊破之部落並走磧

北
奔走可擊
吳孫權拒曹公於赤壁諸葛亮說權云曹操之衆遠來
闘追劉豫州一日一夜行至三百里此所謂强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從之
遂敗曹公
晉劉琨守太原遣大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
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

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
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
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
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
為不戰而自滅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
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下分為二伏
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
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魏孝武帝將圖高歡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為前鋒稍逼京師帝親管六軍屯河橋宇文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且緣津據守殊不知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梁將陳慶之攻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謂諸將曰魏人

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出其不意以挫其氣且閣廣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東魏大將高歡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宇文泰至渭南召諸州兵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也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南夾渭而軍

至沙苑距歡軍六十餘里歡聞泰至引軍來會見泰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其將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敗之斬六十餘級降者二萬餘人歡夜遁棄鎧仗十有八萬

唐鉄勒薛延陀等合衆二十萬渡漢屯白道川太宗遣李勣張儉率兵數道邀擊之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漢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

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已勅李思摩燒薙秋草延陀
糧肉日盡野無所獲因一時奮擊其衆潰散
唐貞觀中軍討高麗令江夏王道宗與李靖為前鋒濟
遼水尅高羊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
待太宗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
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景弇不以賊遺君父我
既職在前軍當清道以待車駕靖然之乃與壯士
數千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合擊大破之

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賊將史
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
選騎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
又敗于沙河祿山聞思明敗益以精兵我軍至恒
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
獲晝揚其兵夜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曰
賊怠矣可以戰戰于嘉山斬馘四百級

氣衰可擊

春秋時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皷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尅也

後漢梁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遏今我追國是遏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

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

泗灌城衆潰生擒布

魏將毋丘儉文欽反司馬師遣鄧艾督大山諸軍進屯樂嘉欽軍將攻艾師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諸將登城鼓譟擊之可尅也既謀而行鼓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師謂將曰欽走矣命發鋭軍以追之諸將曰鴦少而鋭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師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而欽不應其勢

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矣乃與驍騎千餘摧鋒陷
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
欽父子與麾下走儉聞欽敗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唐太宗討薛仁杲相持於高墌城者六十餘日兵鋒甚
銳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太宗曰彼氣衰矣吾
當取之親御大軍奮擊斬首數千級
糧盡可擊 糧道不繼必遁附
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宜因其機而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會諸侯兵於垓下終滅羽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光武親征之去憲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曰五校乏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敗之

漢末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無輜重惟以鈔掠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持為彊然繡以遊軍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

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表果救之進戰不利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

蜀諸葛亮急攻陳倉魏帝驛召張郃問計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來到亮已走矣因屈指計亮不至十日郃日夜進至南鄭亮退

姜維破王經軍進圍狄道鄧艾等以為兵鋒宜避之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計之得者也陳

泰曰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孤軍遠險糧穀不繼破賊之時也果遁去

隋末宇文化及作亂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降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資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部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且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水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其將陳智畧張重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

唐武徳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
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持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
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専倚金剛以為捍
蔽金剛雖衆内實空虚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
壁畜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
窮自當遁走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
絶其糧道金剛乃遁
竇建徳以兵十萬來援王世充於酸棗太宗將拒之諸

將進諫曰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班師且據穀州以觀勝負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怨嫉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西公將驕卒惰今我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終如其言

穆宗用裴度代鎮魏時諸道兵十五萬既深入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分番樵採度支轉運車六百乘

盡爲庭湊邀而擄之兵食益困遂休兵

不得地利可擊

韓信擊趙趙王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李左車說王曰韓信乘勝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

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趙王不從信使間人偵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陘三十里止舍夜半轉發選輕騎二千人各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壁拔趙幟立漢幟信又謂諸軍吏曰趙巳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旂鼓未肯擊前行相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旂鼓行出井陘

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棄其鼓旂走水上軍
趙空壁爭漢旂信已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
奇兵三千見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立漢赤幟
趙軍已不能得信欲還歸壁壁皆漢幟遂亂遁走

虜趙王

晉王存勗與梁軍戰于胡柳陂陂中有土山梁軍先據
之帝曰今日之戰得土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汝
等率軍而先登遂奪其山諸軍繼集梁軍大敗時

元軍令吴瓊等各部役徒萬人於中山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藉棄甲山積

天時不順可擊

唐武德中突厥頡利二可汗寇凉州太宗率兵拒之值雨連月太宗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鎩羽我屋宿火食鎗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令先以勁兵亂其陣突騎躡其後虜進

不相遜退不相救縱不盡擒必十獲八九此曉兵
者所解因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驚駭請和而
去
張公謹副李靖經畧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
縱欲肆情窮凶極暴塞北霜早餱糧乏絶若師出
塞垣自然有應者太宗深納之果破定襄敗頡利
五代梁將劉鄩趣黃澤關路歸後唐莊宗遣兵追之時
霖雨積旬鄩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顛隊巖坂陷

于泥濘死者十二三

後唐契丹寇望都莊宗追擊遼褭毳幕不可勝紀時大

雪平地五尺虜乏芻糧人馬斃踣于道纍纍不絶

乘勝追襲大破之

不暇可擊

曹操北征白檀歷平剛指栁城登白狼山卒與虜遇左

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以張遼爲先鋒縱

兵擊之虜衆大潰

梁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梁禿髮傉（内沃反）檀至顯陵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之果敗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傉檀懼請和而歸

周尉遲迥起兵反楊堅遣韋孝寬討之迥子惇率衆十萬人沁水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

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濟而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大破之

解暉為小校尉會征北戎暉率敢死士犯戎人之帳戎人方解鞍縱馬臥暉出其不意急擊之一族無遺類

不戒可擊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

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臯縣地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庸浦楚地）

漢高祖時齊王田廣軍歷下以距漢使酈食其往說之

與連和廣然之乃弛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
平韓信渡平原襲破齊
後漢曹操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
築城十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衛見大軍退弛其
守備操密遣驍騎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晉妖人孫恩北出海鹽劉裕為將築城於故海鹽賊來
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
遁明日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所在曰夜

已走矣信之乃率衆進向滬瀆裕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將離部伍可擊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湣王出奔莒城燕師長驅平齊昭王卒惠王立與毅有隙田單縱反間於燕曰燕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南面而王齊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燕王使騎刼代毅燕士卒忿齊師遂敗之

後漢中郎將朱儁擊黄巾賊據宛城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召儁司空張温上疏曰秦用白起燕用樂毅皆曠年歴載乃能尅敵今儁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乃止儁擊賊帥趙宏斬之

太宗征高麗築土山逼其城山頂數丈下臨城中使果毅傅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出城而戰據有土山攻之不能尅遂班師

撓亂可擊

春秋時魯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旂靡故逐之

後漢皇甫嵩與朱儁共討潁州黄巾賊儁前與賊戰戰敗嵩因退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因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

營利於火攻若用夜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功可立成其夕大風勑約軍士束芻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因鼓而突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

陣久力疲必敗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太宗頓師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

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軍政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乃追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伍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誡之曰賊若不動宜引歸如其覺動即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旂列隊自武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遂却陣上東原未及

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齩金等縱騎
纏幡而入齩音咬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旂幟內外表
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
則天時徐敬業起兵揚州稱匡復武后令將軍李孝逸
討之敬業拒于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
卒多疲怠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火
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後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人擊趙至栢鄉趙告急于晉

晉王存勗遣周德威先屯趙州而自將會之梁兵
馬鎧冒光彩炫熠晉人望之奪氣晉王欲速戰德
威欲待其衰乃退軍鄗邑久之德威將精騎三千
壓梁壘門試之景仁怒悉軍以出横亘六七里汴
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晉王謂德威曰我為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
之未易以力較也彼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雖挾
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内廹矢刃外交士

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晉兵爭進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横尸數十里

攻不整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師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

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於乘丘齊師乃還

晉伐楚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子反）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陣不違晦在陣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尅之敗于鄢陵

曹操討烏桓引軍出盧龍塞外道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陷柳城未至

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
虜遇虜衆甚盛操登高觀虜陣不整使張遼爲先
鋒縱兵擊之虜大敗
東晉時苻堅率衆號百萬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謝玄
使謂苻融曰若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
戰諸將稍却令吾士得周旋僕與將軍緩轡而觀
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
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

數十萬向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
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以精騎八千徑渡淝水右
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
融馳騎畧陣欲以師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
奔潰自相藉蹈投水而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
不流餘衆棄甲宵遁獲堅乘輿器械軍資珍寶山
積
唐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黑齒常之率兵拒之蹦至兩

井忽逢賊三十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着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之賊遂棄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然火如鋒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狼狽夜遁

敵無固志可擊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地）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地也（欲行畧地無久攻意）將

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
將犯之太子抽劔斬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
南及沂齊侯太子

晉將劉毅泝江追桓玄戰于峥嶸洲時官軍止數千玄
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漆輕舸於船側故其衆
莫有闘志官軍乘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大潰

擊不備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

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楚大夫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皋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

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曹操征烏桓諸子多懼許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

曹操擊袁譚袁尚於黎陽使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糧
會尚遣高藩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典與諸將議曰
藩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昱亦以
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
充守東都郤秉弊擊之簡練精鋭得二萬餘人馬
三千餘匹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是時密新得志
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壘世充夜遣二百餘

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之密營遂亂無拒之者即入縱火軍大驚潰

唐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管軍政委焉靖閱兵䕫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危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靖曰兵宜神速機不

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急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靖勒兵圍城銑遂降

會昌中回鶻冦天德詔劉沔為招撫使以太原師屯雲州沔謂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觀其所為勢陵我軍若禀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患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

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支吾必棄公主遠竄尚不能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自選勁騎并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帳逼振武雄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氊帳車數十從者朱碧諜者曰此公主帳也因進兵斬萬餘級迎公主還太原

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有衆數十萬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乃揚

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
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
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
契苾阿力從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阿力復
欲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阿力曰賊非
有城郭逐水草以為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烏驚
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
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

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吐谷渾主脫身以免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為將
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
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
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
平不之覺希烈遣偽將李克成以數百騎突至其
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
遺下溲溺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

者淺耶

梁兵攻潞州會晉王克用死太祖以為援兵不能復來不復設備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温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嫺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大閲士卒發晉陽軍于黄碾伏兵三垂岡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兵

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
李嗣源襲鄆髙行周為前軍會夜分大雨人無進志行
周曰此天贊我彼必無備宜出其不意是夜涉河
入東城比明平之
後周李謙溥知隰州北漢兵來圍其城議者皆請速救
節度使楊廷璋隰州壁壘甚固敵人掩至未能為
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人許以重
賞使人潛與謙溥約夜襲其營俾城中相應北漢

軍潰逐數十里斬首千級獲鎧甲萬計末幾譓溥
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

出不意

魏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尅
艾上言請從陰平由斜徑出劒西入成都奇兵衝
其腹心劒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
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不備出
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

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軍進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舁櫬詣軍請降

晉王渾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附降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

時周兵並放休息衆纔一旅渾浮淮潛濟出其不
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
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
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
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勒分遣諸將連出
挑戰頻為六眷所敗勒曰吾將士卒大陳於野以
决之何如張賓曰今段氏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
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

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恐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人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日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戰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晉劉裕與朱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

功而退賊今謂我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來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空實别有函封付齡石題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壽朱牧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焦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

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誅等𢓜彭模夾水為
城以拒晉軍諸將多欲先攻南城齡石帥諸軍急
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誅朱牧至漢廣復破譙道
福别軍
東魏西京為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
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清太守宋帶𢿀謀叛儼乃帥
騎出其不意帶𢿀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
何不出迎帶𢿀惶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

一部遂定

東魏丞相高歡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絆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相與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曰賊在

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徒結反）悔將何及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灞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而潛軍東出晨興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泰乃縱兵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

死焚輜重棄城而走

後周隋公堅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反堅命梁睿爲元帥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擁兵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謙令高阿那環達奚其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其分兵據劍閣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欲遏吾兵勢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劍閣一將詣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又遣將分道進

自午及申破之其奔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其守城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其先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

魏正光末賊元伯圭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為患孝武遣京畿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段永曰此賊無城柵惟以寇鈔為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

進逵平之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降魏宇文泰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援諸將皆憚北行李達獨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河上以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固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尅定之日矣泰大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達行臺尚書前驅東出泰率大軍繼進達乃潛師而

往拔仲密以歸

唐貞觀中吐谷渾冦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使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侯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飢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惟靖決計而進出其不意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唐光啟中秦宗權數為朱全忠所敗恥之悉力以攻汴

州其將張晊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蓄銳休兵方來擊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令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砦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砦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為神助

本朝初征偽蜀蜀人退守劍門斷閣道王全斌遣裨將分兵趨來蘇小路渡江出劍閣南因起浮橋於江

上蜀人見橋成棄砦而遁全斌等以鋭兵擊破斂
門生擒將王昭遠趙崇韜

大陣動可敗

春秋時吳伐越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
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擒欲使吳師亂而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項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政臣奸旂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
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

蔡侯吴子唐侯伐楚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子常名瓦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之

武后廢中宗徐敬業在揚州舉兵以匡復為辭旬日間

得勝兵數十餘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
屯高郵之下河溪勒兵拒守孝逸戰不利欲引退
魏元忠固請決戰敬業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
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敬業大敗

擊未成列

春秋時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
也崇卒也崇聚也已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隘
地險不以什共車必尅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以便車困諸阨又尅

車每困於阸道今去車故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五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要以五人為五分為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輙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五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後魏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力戰破万俟醜奴與輕騎逐北至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

上生擒醜奴遂大破之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毋良自塗中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河内朝廷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討之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於河陽内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簡精鋭於下流

潛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唐李希烈反已屠汴州又遣騎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冦蘄黄將絶江道嗣曹王皋遣尹慎將七千餘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栅少誠至分兵四面圍之部隊未嚴而鼓聲發三栅齊出奮擊不為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為京觀

乾隆御覽之寶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一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申
謄錄監生臣閻學洙